

· 书刊评介 ·

Amacker 校注本索绪尔《语言科学 ——论语言的二元本质》述评^{*}

[法] 奥尔良大学 罗晓亮

Ferdinand de Saussure. 2011. *Science du langage: de la double essence du langage*. Édition établie par R. Amacker. Genève: Librairie Droz. 354pp.

索绪尔生前公开发表的著作不多,读者熟知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主要以教学而非研究为目的。1996年,索绪尔后人在其旧宅的橘园发现了一份手稿,由索绪尔本人以《论语言的二元本质》为标题整理存放在一个包裹里。这份手稿被日内瓦公共大学图书馆¹收藏,编号为“索绪尔 372 号档案”。手稿曾于 2002 年由 Gallimard(伽里玛)出版社以《普通语言学手稿》为名出版(Saussure 2002,以下简称伽里玛版),汉译版也已由南京大学于秀英副教授翻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索绪尔 2011)。

2011年,日内瓦 Droz 书店出版了日内瓦大学语言学教授 René Amacker 编辑的校注本索绪尔手稿《语言科学——论语言的二元本质》(*Science du langage: de la double essence du langage*),忠实地再现了手稿的原貌。

考虑到国内读者对索绪尔的了解主要是《教程》,本文实际上是一篇双重书评,评介的内容有二:一是手稿本身构成的索绪尔思想体系,以读者熟悉的《教程》为参照;二是 Amacker 的校注工作,以伽里玛版为比较对象。

一、坐标

这部索绪尔手稿是索绪尔语言学思想原貌的反映。而《教程》则是索绪尔为

* 感谢 Gabriel Bergounioux 教授、屠友祥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感谢 René Amacker 教授委托笔者为其撰写中文书评。

学生所准备的授课内容,因此索绪尔必须讲授一部分二十世纪初流行的语言学观点,同时也不能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个人观点。此外,学生对索绪尔讲授内容也不可能完全的把握。手稿反映了索绪尔在完成他与历史比较法的旧方法论彻底决裂的结构主义音系学名著《论印欧语元音原始系统》(Saussure 1879,以下简称《系统》)后,到在日内瓦大学开设普通语言学课程(1907)之间形成的语言学思想体系,探讨了语言学的核心问题,远远超前于时代。手稿没有湮灭,得以重现天日,意义格外重大,可以说是整个语言学的幸运。

二、缘起

2002年由伽里玛出版社出版的手稿对传播索绪尔思想功不可没,更被译成多种文字,包括中文,但存在几处美中不足:

首先,伽里玛版面向普通读者,而非索绪尔研究者,因此在体例上未采取校注本的形式,编者 S. Bouquet 决定着对手稿的解读,存在大量编者对手稿字迹有争议的辨认、断句、断行和阐释,并隐去了索绪尔的涂改和犹豫;编者给每个小节加了标题却未注明它们并非出自索绪尔本人。其次,该版本将这份具有完整性的手稿与一部分索绪尔已经整理出版的文本收录在一起,“索绪尔 372 号档案”仅占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缺乏一致性。再次,出版社出于市场的考量,在封底声称这是“一本关于普通语言学的书”,并以《普通语言学手稿》为书名,易造成与《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混淆,亦违背了索绪尔本人将手稿统一归在《论语言的二元本质》名下的初衷。最后,伽里玛版编者之一的 Engler 曾在《索绪尔研究集刊》(*Cahier Ferdinand de Saussure*)上发表过校注本的样稿,分两栏,一栏为手稿原貌,一栏为评注,Amacker 希望完成同事 Engler 的遗愿。

三、体例

Amacker 校注本分为前言、导读、正文和索引四部分。

前言(9-15页)详细解释了该版本的缘起及书名的确定,在此不再赘述。前言中对伽里玛版有一些过于严苛的批评,并只字未提编者之一的 Bouquet 的贡献,明显有失公允。

导读(17-52页)是该版本最关键的部分,是理解正文体例的钥匙,分为六节。

第一节(17-18页)介绍了手稿的总体情况。手稿被索绪尔封存在十二个信封中,由 274 页纸张构成。Engler 给这 274 页草稿做了编号,其中 1-254 页为一部分,绝大部分已被收入伽里玛版;255-274 页为另一部分,并未收入伽里玛版。

第二节(19-26页)详细描述了每一页手稿的编号、所用的纸张大小、颜色、墨水。

第三节(26-31 页)列出了正文部分的符号、体例和缩略语,是理解正文最关键的部分,也是该版本与伽里玛版最大的区别。后者直接给出了编者重构的文本。仅举几例:

“[”代表未写完的句子

“[]”代表手稿中留的空白

“〈〉”代表必要时由编者加入或补充完整的词

“{}”内是索绪尔本人对手稿的解释和注释

“{/}”代表索绪尔在文本同一处留下两种以上的表述,未决定采用哪种

“[]”中的文本加删除线,代表被索绪尔划掉的文本

“(无法辨认)”代表手稿无法辨读的字迹

这种体例将编者对手稿的阐释对读者带来的影响最小化了。另一方面,为了阅读的流畅,所有编者的评论、猜测、阐释均被放在注释中。

第四节(31-32 页)介绍了该版本采用的手稿排列顺序。由于手稿的摆放并没有特别的顺序,在伽里玛版中,Bouquet 强调索绪尔语言哲学家的身份(Saussure 2002: Préface),以此为主线将条目分类、排序,编成 29 节并加了标题。这样做使伽里玛版结构清晰,极大地增强了手稿的可读性,美中不足是编者代替读者进行了很大一部分思考。Amacker 不同意 Bouquet 的做法,决定另起炉灶,他最初的想法是将分析的部分与综合的部分分开,将理论思考与备课笔记分开,然而这样的努力以失败告终。Amacker 不得不放弃找到“正确”顺序的想法,虽然大体上,综合的部分在前,分析的部分在后,但并不苛求,仅编订 176 个片段,并未组合成章节;同时仅使用了索绪尔本人的标题。这种体例有利有弊,它最大程度地让手稿以原貌呈现,最小化了编者的影响,但面对 176 个仅有编号的片段,读者难以找到坐标,只有反复阅读,前后贯通之后,才能对手稿有整体的把握。

第五节(33-38 页)为该版本的每一段与伽里玛版页码和小节编号的对应表,以方便研究者在伽里玛版与校注本之间转换。

第六节(38-52 页)详细列出了正文部分伽里玛版与校注本对原本理解的一些重要差异,包括对笔迹的不同辨读、对涂改部分的补回、不同的断行和断句。有的分歧影响不大,有的则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例如,伽里玛版 infime(“微不足道的”)与 Amacker 版 infinie(“无限的”);伽里玛版 supposons(“我们假设”)与 Amacker 版 supprimons(“我们删除”)。

正文(53-336 页)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53-237 页)是手稿的主体《论语言的二元本质》,下节详述;第二部分(239-273 页)《其他草稿》包括印欧语、立陶宛

语、拉丁语的细节问题的探讨；第三部分(275-325页)《备课笔记》是索绪尔自1880年至逝世前的备课笔记残片，授课内容包括比较语法、三次普通语言学课程、法语语音学、梵语等；第四部分(327-335页)《杂项》仅包含几条对他人文章的简评和关于文学、历史的片段。索引(337-351页)包括人名索引和术语索引。

四、内容

本节主要探讨正文的第一部分《论语言的二元本质》，占全部176个片段中的[1]~[139]²段。这一部分内容较为完整，具有系统性。那么，手稿与《教程》和《系统》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教程》中的概念在手稿中已经形成，比如共时与历时、语言与言语的对立、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换言之，手稿与《教程》有着一致性，但术语尚未定型，例如，《教程》中的 langue(“语言”)对应手稿中的 parallélie(“并行”)一词，在手稿中这个词被索绪尔解释为潜在的、集体的言语，而《教程》中的 parole(“言语”)则对应手稿中的 syntagme(“意段”)，索绪尔解释其为实际说出的言语(见[83])。《教程》中的 signifiant(“能指”)和 signifié(“所指”)，则分别对应手稿中的 signe(“符号”)和 signification(“意义”)(见[47])。这些概念在手稿中已经形成，但直到索绪尔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时才最终定型。

需要指出的是，索绪尔将共时与历时对立，并强调共时研究是未来语言学的任务，这一点是建立在作为比较语法学家的基础上的，索绪尔对比较语法了如指掌，因此才能充分认识到历史比较法的局限，并与之决裂。索绪尔划时代的思想绝不是横空出世，而是生长在历史比较法的土壤上。而《系统》就是批判历史比较法的缺点，并采用结构主义共时研究的方法，超越历史比较法的天才之作。

手稿中有两个重要问题在《教程》中并未涉及，但在《系统》中都能找到雏形。

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音系学(Phonologie)³与形态学(Morphologie)的关系。索绪尔在[120]~[125]中通过对梵语属格的分析指出，形态学的语法规则与音系学的语法规则之间没有分界。

由于梵语属格的例子对读者来说太生僻，笔者用现代语言学的语言阐释一下索绪尔的分析。当我们以为对一个词添加、替换、删除掉一串音位(音系学操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添加、替换、删除了一个词素(形态学操作)；当我们以为添加、替换、删除一个词素(形态学操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同时添加、替换、删除了一串音位(音系学操作)。我们以为是在形态学层面上观察，实际上已经在音系学层面了，反之亦然。

类似的分析在[99]中对捷克语属格的分析中也能体现：索绪尔分别从音系学和形态学两个层面分析，最后发现，每个层面的分析都通向对方。

这种形态学和音系学一体两面的认识,在《系统》中就可以找到雏形。索绪尔放弃了传统语法学的词、词根、词缀概念,而谈论“形态学单元”(cellule morphologique),这是一个比音位大且不可再分割的形态学单位,印欧语的元音交替、强弱形式变化就在这个单元内完成。交替的是音系单位,得到的是变化的词形态。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零”的概念。在[99]中,索绪尔在分析捷克语交替(alternance)时,同一个词的若干种形式中,除了几个元音在词尾互相交替外,还有一个形式词尾没有任何元音。在这里索绪尔明确引入了“零”的概念。有声音形象(figure vocale)的元音间相互对立,同时,它们还与“零”这个语言学单位对立。这个“零”,既是形态学上的(zero morpheme),也是音系学上的(zero phoneme)。值得一提的是,索绪尔是完全站在共时的角度分析捷克语属格的,同时,他又详细列出了每一种形式的历时演化。这再一次提醒我们,索绪尔虽然对历时了如指掌,但他在分析的时候,又可以完全抛开历时,仅在共时研究内分析问题。

“零”作为语言学单位,在《系统》中就已具雏形,从这一点讲,手稿无疑是《系统》的进一步发展。

尽管在手稿中并未明言,但在之前发现的索绪尔的零散笔记⁴中,索绪尔还谈到对语言学未来的构想:代数化(algèbrisation)。由于自然语言因术语意义会造成的额外的争论,必须使用一套类似代数的表达(Saussure 2002: 236)。在笔者看来,想要把索绪尔代数化的构想化为现实,只有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语言的使用,代之以形式语言和符号,并建立符号之间的运算规则,也就是今天一部分后生成学派的样子。把索绪尔与形式主义(formalisme)对立起来,认为后生成学派皆为怪胎的想法可以休矣。

手稿中也讨论了一些在后来的授课中出现的重要问题,比如符号的值(valeur)⁵、同义词、差别(différence)、同一性(identité)等问题(参见《教程》、索绪尔2007)。例如,索绪尔在[107]~[109]中分析指出,同一个词不应做本义与引申义的区别;“同义词”根本不存在。在[100]中,索绪尔指出,“语言中没有符号(signe),也没有意义(signification),只有能指之间的差别和所指之间的差别”。这些问题国内学者早已通过《教程》有了深刻的理解,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需要指出的是,手稿中探讨的问题是一个整体:手稿的核心思想是形态学与音系学一体,形态学研究所指,音系学研究能指,两者都在研究符号,而符号的能指和所指都在于对立,在于差别。围绕能指,衍生出关于语音信号、元音交替、“零”作为语言学单位的探讨;围绕所指,衍生出值、同义词、同音词、本义、引申义等的探讨。这就是笔者从语言学内部对这部手稿内在结构的解读。

音系学与形态学、能指与所指，既是一体，又是二元，这正是索绪尔《论语言的二元本质》题目中的应有之义。

笔者的解读并不排除从外部解读手稿的可能性，比如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在索绪尔身上并行不悖，交融为一体，伽里玛版就是以语言哲学为主线组织手稿的。

通过对《论语言的二元本质》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索绪尔理论的超前性，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普通语言学的课堂上，索绪尔无法把这些思想全部传递给自己的学生。

五、展望

Amacker 的索绪尔手稿校注本与伽里玛版相比，出版时间相差近十年，虽然可读性不及后者，但最大程度地再现了手稿的原貌，是一个面向索绪尔研究者的版本。事实上，自该版本诞生起，就被手稿的研究者视为最可靠的参照。当然，这丝毫不能抹杀伽里玛版在推动手稿研究上的贡献。

就手稿的内容而言，相比《教程》，手稿是索绪尔思想最未加掩饰的体现，也将是人们真正理解这位大师的一个开始。用手稿中的索绪尔思想观照今天的语言学研究，我们会发现，索绪尔之后的语言学极大地拓展了自己的领域，但在语言学核心学科的音系学和形态学上，很难说达到索绪尔的深度。

俄美结构主义学派，有着描写疆域内数以千计的语言的需要，因此都或多或少发展成了一种与语音学结合的描写语言学。索绪尔令人信服地指出，音系学和形态学本来就是一体，而雅可布森却割裂了音系学和形态学，转而重新引入了语音学，认为可以用物质层面的语音信号来解释作为“心理实体”(entité psychique)、纯“形式”(forme)的语言学基本单位，并完全放弃了把语言看作一个系统(système)的结构主义观。乔姆斯基和哈勒作为其学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一部分雅可布森的观点，生成音系学聚焦在孤立的语言现象上，缺乏对语言系统的整体把握⁶。纵观当代音系学和形态学理论，只有少数理论符合索绪尔在手稿中对未来语言学的构想，比如管辖音系学及其发展，就在欧陆理性主义传统假设演绎的方法论指导下，自发地走上了索绪尔预想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语音信号的研究，主张模型化、代数化和形式主义，认为音系学与形态学一体。

如果手稿没有沉睡近一个世纪，二十世纪的语言学，或许将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呈现。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很大的不同是，人文科学的理论进步，极有可能被明天的倒退所取代(参见 Bergounioux 2009)。但今天我们重新发现索绪尔这些闪光的思想，为时未晚。

注 释

1. 现已更名为日内瓦图书馆。
2. 方括号中的数字为 Amacker 校注本中片段的编号,下同。
3. 索绪尔著作中把语音的形式研究称为语音学(Phonétique),相当于今天的音系学。为避免读者在手稿和当代语言学两套术语中转换的麻烦,笔者统一用音系学(Phonologie)代替 Phonétique。
4. 1974 年由 Engler 在其评注本《普通语言学教程》附录中收入。
5. 中文版《手稿》和《教程》都译为“价值”。索绪尔指的是数学意义上的 valeur,故笔者译为“值”。
6. 生成音系学在形式上与梵语语音规则十分相似。梵语语音规则常见的形式是:音素 A 在环境 C 中变成 B。从这点看,生成音系学的规则 A→B/C 并未超越梵语语音规则,只是使用了一套符号语言。索绪尔在[120]~[125]中对此的思考比生成音系学更深入。生成音系学与梵语语音规则一样,认为 A 和 B 中有一个形式是固有的(=深层),另一个形式是派生的(=表层)。索绪尔则认识到,A 和 B 是同一个抽象心理单位(=音位)的两种语音形式(=音位变体),并无先后、主次。

参考文献

- Bergounioux, G. 2009. La fonction critique de l'histoire de la linguistique [J]. *Cahier de l'Institut de Linguistique et des Sciences du Langage* 26: 5-20.
- Saussure, F. de. 1879. *Mémoire sur le systè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 [M]. Leipzig: B. G. Teubner.
- Saussure, F. de. 2002. *Écri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M]. Paris: Gallimard.
- 索绪尔,2007,《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索绪尔,2011,《普通语言学手稿》[M],于秀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收稿日期:2014-10-29;修改稿,2016-03-07;本刊修订,2016-04-15

通讯地址:Laboratoire Ligérien de Linguistique, Université d'Orléans, UFR LLSH, 10 Rue de Tours-BP 46527, 45065 Orléans cedex 2, France

第五届中国认知诗学高层论坛征文通知

认知诗学研究会与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将于 2016 年 12 月 1-3 日在海口市联合主办“第五届认知诗学高层论坛”。本次论坛将主要围绕新兴的文学认知研究理论、方法和范式进行交流与探讨,并将邀请国外知名专家与会交流。

主题:认知诗学·认知文学研究:当前热点与探索

议题:1) 认知美学;2) 认知酷儿理论;3) 认知后殖民研究;4) 认知生态批评;5) 认知空间诗学;6) 多模态认知诗学;7) 实验认知诗学;8) 认知叙事学。

论坛竭诚欢迎对认知诗学和认知文学研究感兴趣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与会交流。有意与会者请登录认知诗学网站<http://www.cognitive-poetics.com/cn> 下载报名表,并在 2016 年 9 月 15 日之前将报名表和中英文摘要发至信箱 cognitivepoetics@163.com。论坛组委会将在 10 月 15 日之前寄出正式邀请函。

认知诗学研究会/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